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前集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章貢黎諒編集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  
 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  
 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  
 續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臧曰臯陶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  
 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  
 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  
 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  
 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

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絕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病之爭愬紛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郡有例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揚氏將樂更冠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揚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矣顧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之揚公有筆藁更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齋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爲揚氏慮悉矣微者可與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

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收斂鋒鏑以立綱目書勤夜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揚公者衆而或未之爲也然則雖其未入於景瞻職業之內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爲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戶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

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嗟跌保正賦飲戶不實杯盂之酷罌缶之釀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鬻樵雇耕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筭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酒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偽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禾利粗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 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 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

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瘵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 朝廷而惠澤可出於 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敝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縣汪季良也爲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提舉孟植也九月日

瑞安縣重建聽事記

民於令最親也令必有宮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也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叢產復廟宮尾皆贊列夜行若游其鄰村落若在市廛層樓皆決或赴於令暮往而朝達也是合

以奉令之宮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  
甚卑狹毀置不常聽屋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即他舍  
寒暑相抵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怡字民之志落  
如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始自  
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  
則期迫會促月銷歲殞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  
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興  
裔知縣事而大廳奉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北舊倍  
差厚基恃礎楹桶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百  
年之陋而以為今日之瑰潔麗偉踈踊而獨出也嗟  
夫宮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  
下衛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罕之朴盡其末力  
及謀矣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屋於鴈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  
之由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  
復作亭刻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為始故思叔  
曰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  
知物始生無不懋長焉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  
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

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已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偽愚與偽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爲曰禮之未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出於已加

於人小則紛錯錯亂大則滯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之不可掩其故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豪髮毫音盡則所存雖丘山焉殆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爲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

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贏焉愛  
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逐各競其力  
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  
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  
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所連陌接  
容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慙焉可也不然則貨  
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  
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伐反顧失之  
皆是也故廣欲莫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  
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閭巷而士君  
子何獨不然葛君宅纔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  
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  
物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  
為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  
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迸逸一死楚一  
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  
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  
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黃筮子耕修郡志訪求  
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  
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

賦之沒於羣姦者一收斂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  
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櫺星門增大學生食服有  
珩譚噐有墨蠶盥又設潛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  
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強  
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  
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  
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  
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取  
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  
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  
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  
家操中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爲善

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  
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墻而走其  
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  
奴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  
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  
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爲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  
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  
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  
所受未有博採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  
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壹於孔氏矣



姑設祿利歐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  
無有知者徒爲短狹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  
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  
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  
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  
愈本曾參翔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汎濫若存  
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採詳考知本統所  
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  
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  
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  
歟今夫笈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  
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

之內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  
於豪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  
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著其心也  
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太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  
疾疾也科舉拜病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  
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朝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窶牲瘦酒薄祝史桀慢執  
吏惰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  
公作新廟於石頭初卞壺有食糝紹配焉公謂壺名  
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  
晉傳四姓常爲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

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周顛迄謝玄二十人  
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  
廟西房客或顧而嘻曰深乎是役也商周之相爭終  
迂衡是以銘常勒鼎烝從拾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  
其殊勲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凌煙之  
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  
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杯之土不暇為謀徒使文  
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殘煙衰草之  
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遷章尤  
多尋治城問新亭豈復異時髮髯哉今不惜數畝之  
宮聚其賢勞裸饋以倫山川具存楹栢可想行者翼  
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

之好古非世魯毀秦碑愛其刊缺摧落而已苟有益  
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  
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為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  
辱逮身忠義激發至子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  
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  
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則袴襦子  
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二事終  
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餼二百萬不  
薄矣未久已漫散頽障墮級棟扶梁枉岌岌搖動如  
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

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醜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銖歎曰吾其捨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燾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為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為吏矣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為吏燭物之智淺察已之功不深意則以

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餽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于先故樂為君繫其勉於學者于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杳鼎叔和為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箇絳索隄其兩旁

掘圖後視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  
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  
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湯  
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蹋  
之患既免而并屋之富塵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  
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  
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  
子記以爲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  
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  
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籍壞七十年  
矣君聚田百萬畝筭而步折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  
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

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并著之余即水心久往來皆  
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  
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  
車則天下以爲笑彼秦南之易視今之難奚有倍翅  
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  
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  
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  
第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  
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  
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  
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冰漢浴沂以詠歌  
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

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是年六月 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求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况聯竹比板以闢江湖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為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為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材，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

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勸翼錢與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獲與釋殊時，穀糴復轉難，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為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為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

讀不暇編矣多而不專無乃為名之病乎侯曰不然  
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  
滿焉苟有以利民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  
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  
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  
也豈若峴首之為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  
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北村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  
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為叢花  
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卧起而移老堂巨屋  
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為崇閑邃宇之居櫛矣洲藏渚

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為市者皆魚鰕之交  
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  
宿鱖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款乃常在庭際  
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  
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  
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  
雖然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  
圓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  
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  
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  
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圓照耀而映奪  
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中約有清識既

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為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渟止演漾澄瑩紺碧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逍遙彌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閱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廳署必與學

別在城之東於扣請也難且其處卑下雨淖甚則往來絕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盡學地也民實儻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頗餘錢士得屬餐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為餒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挾鄭漢儒余鳳分事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頌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戶達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售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為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矜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兮言師不能

捨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諸乎責之也擁篲而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修其墻屋不毀傷其新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至於室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授之師不以自累也今吏部按格注擬或特命為堂差贏數千里至終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遇反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豪華謗論山積矣蓋君所為喜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繼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背鄉一旦住好之地利近由君德也復自喜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奉法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善也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逃與江浙器縣比其土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為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操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為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為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為宰相民所



夸羨甚至黽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  
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尚不忍忘  
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則彼嘗所臨泣非不多而  
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  
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通  
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  
於應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  
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  
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  
兩傍作四慕詩以風勸之其人跂而竦俛而悟盱矚  
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  
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必

於君取之縣有幘阜連雲二山高踰萬尋衡嶽反在  
其下其雲氣異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賦矣

葉嶺書房記

丙寅歲驟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  
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  
幾田俊邁爲虜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  
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豫  
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  
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  
吏顛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虜輕  
渡江敢闖明越之遠者非真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  
石跋甯復邀之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僕

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  
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  
未見敵先道墮建紹覆轍矣蓋有智者不待素習然  
必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碎之不  
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黜仕進路絕所居林阜折  
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  
爲書房曲徑脩廡而讀書其中以爲材無用於世則  
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  
於書此爲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  
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  
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謗動有以居功亦書  
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  
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寶並列於前能  
兼取而無禍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不可測量  
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  
爲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風雲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蜩家如據槁人欲  
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若夫曾哲異  
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  
乎沂風乎舞雩魯之楔事也陳宛丘鄭溱南皆是也  
方其士女和會衆聚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  
者固以淫情蕩志爲譏矣而內有所操不與衆俱靡  
者豈不以閉關絕物爲病哉欣時和羨備服即名川

之易狎同魯人之願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况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黜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浴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潔己以並俗遠利以寡怨懸料浮想庶幾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園命曰風雩夫蔽層丘納巨海或窮奢極麗競於難踰或苟完粗葺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園何哉今公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黜

之樂者自樂也手植拱把以俟千霄沼沚微瀾如在江漢草根木末察榮悴之態而風雩雨露之教日新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浦之濱舟車去來禽魚翔泳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黜之樂者同乎物而樂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為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黜之樂也無待於物顏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峙飾廬廡苟享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倚倫退

而自來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  
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  
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  
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  
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與王遠大之制叔  
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  
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其政國厭其法錄  
稱謚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  
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  
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  
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

外爲馳驟者麤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  
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  
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  
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邊豆有司  
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  
愧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  
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  
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  
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良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峯  
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羨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啖者

欲持去輒迷失道近人而奇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衆水脩數里有真君道院初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國求延也顧民情吏慢公私室廬無能與山答設廢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鄰於嶽祠然則山水背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反爲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縉之來偶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即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築堤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申上位也水之

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興於善乎陂陰爲堂中湖爲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敷綠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響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嚴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爲豫於德而賢之豈非動靜相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効歟然其汎之瀾茫道之幽遐家薜蘿友鷗鷺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即山水之近與不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五月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  
皆海也水怒防失冒寶盆隳白楊市兩縣間蕩爲滄  
溟事聞而上遽頒經常命太守趙公彥俊築堤捍之  
起湯灣迄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  
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  
愀然曰未也堤之始穴尺寸爾慢不省積歲月大潰  
矣今雖壯好後將復然石何能爲初民杜思齊獲罪  
家没入公請買於安邊所別贖其租以備補完一也  
越爲郊畿而民不勝困卿相迭守而治反踈鹵城堞  
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削損若夫命鄉論秀  
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  
公又歎曰越爲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况以貴傲士

哉幸吾在皆略具而鹿而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  
餘又買諸傳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  
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  
海之功巨而害原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  
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將此也券易米而致鎗三物  
相流通不貴糴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坐會  
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勤收而儉藏以貫萬數者四  
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効也抑又  
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千所獨會稽爲鎮山  
越之奇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  
道爭出昔人浚而爲湖山之窈窕縈紆媚於越中者  
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王謝

道哉雖然 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温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燥少寒上壤而下濕昔之置郡者壞外內城皆為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奕局永嘉非水之匯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言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意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為屋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脩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實之淵中故大川淺不勝舟而小者納汙藏穢流泉不來感為癘疫民之病此積四五十年矣淳熙四年九

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間民為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甃兩岸成丘村農聞之爭喜負去一日幾盡旱事則天雨兩旬於是洒濯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藁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既得以舒鬱滯道可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為大生聚所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路城郭溝池其修補濬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為也如使官亦為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為政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復為之或不知而一委之民

也而其勸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為不能者官自為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救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為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郭氏種德庵記

記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鄉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器鄉鎮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吊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其詳森鄉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歛自愛不倚



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  
蔭託爾奚以多為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為之  
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  
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  
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豪  
未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為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  
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  
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  
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  
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  
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厚不為其薄治於  
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汰皆所以種而不敢

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  
種不求獲不取毀不取成聖賢之德也冲漠之際萬  
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  
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  
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  
大學為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  
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  
此學始元豐餘十祀推利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  
君患之復召鄭著余以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  
二守東方兩使屬長幼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

葛裛撤像殿之壞十六節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  
大於舊偃植之故天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磚楹  
間之門牖無不重葺祭之豆籩冠珮章甫無不新設  
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第  
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  
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  
孔子歎材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  
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  
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為中庸固  
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為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  
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  
也何孔孟所稱稀闊而不多歟由孔孟至於今又如

久矣其可稱者何寥沓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類  
廣倫以明之乎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  
之講所以窮無窮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  
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  
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  
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  
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  
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明  
自出新意分糶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  
又破漏傾側幾壞幾重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

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蠹而  
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歎  
曰自慶曆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  
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  
待告請常先事率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  
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誌記於余至五六  
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  
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  
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岸尤盛在年迎蜀人師先生于  
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倚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  
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  
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

靖其士繹於文而厚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  
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  
以政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  
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  
無形也因濶澤浹洽而後著此允之所以貴講習也  
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  
悅來也江君盍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  
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  
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  
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温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壇以

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  
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淫誣誕  
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鱗  
場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爲也嗚呼豈  
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温州之  
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陸頽缺旁無  
四墉蔽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薤菲蔓草  
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  
覺行廟之祠山湫淵之玉函莆杓椒丘之三王海神  
奔走拜伏呪誦呶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  
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  
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甃土上

於是灌莽尤盛剌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聿焮仇  
其大門改造齋房築墻百五十堵具几佩服器用之  
須揚公謂守莫先於社稷聿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宅  
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  
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爲神也社稷無有然  
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  
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右土田  
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果率我曰使民戰栗以爲恐懼  
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未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雷  
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  
百圍其崇千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  
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十二月

李子廟記

初趙公彥傭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為訟者  
貲產割裂也子本貧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  
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  
戚骨肉耶矣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篁  
中大半摧塌曰李子廟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  
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為病不讓之為  
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  
有吳延陵李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  
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  
過者被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染其  
俗以自悔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主之舊

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鄉大  
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  
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  
矣肯嗣吳而治為文王可也何願於子臧蓋其志遠  
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  
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  
子不為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  
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  
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為非  
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  
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  
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

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墓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浸遠而費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緜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問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范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肯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求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茲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予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

日任諫列子學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受旅次不容揚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窟誦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謇言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綴一尾俯緝半毫而楹楠自新也雪幹霜枝

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嘉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夫者二千有餘壇陸淪沒即於佛祠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功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三日駭悵愧惕若夜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

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為勇復於已失可以為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為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俄旱忽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為爾自晉唐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盍以寄葵韭華環巨棟曷託簷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怨今姑罪之

免奚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  
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  
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九月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羣聖人之道賴  
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徧券市  
考室與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廳飾以兩序加樓其  
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  
然自以爲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  
安劇賊遁散兵不用常訟稀減刑甚省宿負捐假歛  
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曰憂  
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

並也以記來請余觀著今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  
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  
縣州所至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  
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  
禮當然也少者令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  
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掩鬱於後者天與人殊  
而人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  
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已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  
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况其下  
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  
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已之道顏淵孟  
軻之學即已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



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  
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  
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  
於是而進余所進也矣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  
二年七月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新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  
身欲復之於學弗可愛矣况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  
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  
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  
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  
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

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  
靖康憂恐懲艾已半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啟心腹  
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彷徨宗周卒成分  
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  
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自當  
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  
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  
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  
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  
地間無他職業一徇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  
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  
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

子以意行道晚進闊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  
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  
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盟薦饗醴芳  
苾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  
師也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  
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  
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嘉定十二年八月

寶發觀記

觀即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  
山峙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蕩而難限皆游  
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靡迤回環不自

意深入也其餘漫隴伏岡林茂野蕃若輕若軒若萬  
馬縱收於平原錦出繡沒不可控搏兩溪廣長會清  
合涼匪厲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縣縣菓蔬之區拓桑  
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煙氛靄相爲吐吞而光  
氣靈響之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  
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浙以東茲樓稱最焉昔沈約始  
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  
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  
數百千人無不登茲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  
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  
密悟爲善之機反冲藏納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  
寬施忘其褊吝朗豁消其閭鄙德成性安而動樂靜

壽之功驗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激而為狂感物悲憤鬱而離憂巧諷誅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誕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哉嗟夫呂公歿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史曰須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禮讓每效福嘏頻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楠宰宜興既補弟子負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孝堂亦傾敝餘或

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勞縣材揀工優作疊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渚狀澄澈雲木繁蔚君山最雄秀嵌洞尤恠偉蓋自楚漢為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喫羈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駮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日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邵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稟之文豈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

和華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  
安能預哉闕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衛君子人  
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  
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  
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  
上該千古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  
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丘可以奄  
魯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內  
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  
意哉晝畫之溪猶浴沂也善學之實亦舞雩也非騷  
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潼州府修城記

自李順滅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然民離於兵久  
而膂力積銷弱地離於兵久而預防益簡薄及姦豪  
窺變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逐制置戕  
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利遂將  
及潼川李公直初命爲牧即疾馳至與提刑曹公叔  
遠集義壯情西軍賊所從縣鎮加警隍堞之毀塞亟  
治投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宿設晝夜激厲上下  
同意誓必死守賊覘伺逡巡知決不可犯竟取他道  
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捍護成都一路功伐隱  
然非智素講勇立斷安能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  
既修城門西牛頭高峭騰突按圖志相里貴據其上  
攻城幾破二公謀曰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

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追改住謬跨巔連趾通合為一枝西溪之渠循山而南達於武江彌霖驟潦無奔湍蝕流焉城盡甃巨石創甕城縣門敵愾蔽膝並應程法東西行來煇耀艷翕獬首沮氣狼子墮魄時公兄壁鎮遂寧亦修城復夏魯音舊迹役費倍數十非修也築新城也夫改往謬於未及復舊迹於垂墜非艱危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速練闕械速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為久長無事之備者將非素講立斷而然歟紹興後竭邑益奉邊將吳曦因以反劔關棧閣真縮手矣宜若耕塞下令戍士足食內地擇要害自為守其倫理漸次必由二城始夫李執政近臣曹亦東南之望也一日會於朝以慮

一州者為蜀慮以慮蜀者為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年三月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束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慮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壅水高者數十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倒注橫溢航楫不通估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察始至歲適大潦城邑吞沒漫為湖海四顧歎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弭茲禍轉運判官劉侯強學聞而瞿然亟舉兩司八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浩大議疏鑿華巧思強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募應小

石絳運大石鏡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黥黥  
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為華創巨靈鑿貫木百鈞  
擣之糜碎春且半石之為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  
城下羣川衆壑各得所歸老穉聚觀喜極或泣曰連  
始復為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願勤功  
茂伐最為繁悉而遠莫能詳也及梁山頽地重人乃  
以為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脩治其他仆陵摧阜駭  
聞異見史氏所錄蓋多有之而終不言某能開導某  
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  
亦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  
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卹慢天災而苟自恣二  
過孰愈今夫揚突慘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

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  
天人之所同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萃處  
余慶其能為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  
年七月

茶陵軍減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廣虔諸  
郡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蕃衛而強其縣所  
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韶州千里無官司  
讎殺不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別置鄣邑戍及水口  
蕃衛尤密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  
也雖然安利一路視令材何如不在縣強弱今昔異  
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衛民

不安賦移於新邑重輸民不利經數令至盧君子及  
君雖有宇養之方制御之略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  
余友趙蹈中轉漕湖南察而憐之蹈中明果肅坦右  
良鋤姦捕劾羅天錫等罪不道以上論如律取其租  
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足賣財物貫三萬四千  
立古雲巡檢求食七十人然後畝之增稅者盡除夫  
之荷糧者悉免官急借而先期者償之亡窮乏而斃  
負者貸之營圃初成弓矢初張習教有晨部分有容  
上下感悅闔訟稀省災帝廟孔子學及尉署久敞加  
整治功堅舊潦衢淖巷溝而陰之街石粲然刷比歲  
焚劫之醜還百年富盛之樂蹈中愛君材有餘又薦  
於朝力無不盡民既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託

是不忘夫始議必詳橫以恩難再若分遣丞佐迭受民  
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別置爲業已析裂餉輓失供  
不併請乎矣後患爲士兵扞其境耕而後食茶陵項  
五千無遺萊曠土可尋乎奚仰哺爲禹弼成五服因  
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爲一縣地哉本蹈中意欲以  
獨厚茶陵者編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櫟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  
起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  
湖曠逸之思圃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溫涼之  
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  
也又其自以爲櫟者真無用於世矣非退托而云也

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稱若稽古  
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  
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華子考  
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  
於義吳之前亦缺弗講若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  
黜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  
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  
遂不可復老莊推虛無沖漠正道隳裂遂不可合孫  
吳以狙詐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  
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  
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流爲注疏俚箋臆解不勝妄  
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

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  
之力良難而任良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  
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稱鈞石必以銖  
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眩也記雖博不雜也日馳  
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櫟而  
進於道矣固宜漏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籍不敢  
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滋外歎非內歎嘉定十五  
年二月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爲賞蓋物常聚於  
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  
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梁栢動搖而靚粧袿服



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淥鳧鷖  
棲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巖巨巧石  
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  
氣和舸經舫緯艇繪絳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  
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且區雖大  
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  
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  
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  
採蘋莒盈而益熟薦於太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  
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  
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  
始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

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  
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  
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  
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  
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  
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絕  
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  
死無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  
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  
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送劉茂實序

序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送劉茂實序

序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送劉茂實序

序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送劉茂實序

序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送劉茂實序

序

章貢黎諒編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劉茂實為知奉新縣事某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  
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為之最重者改官  
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牘句傳而命之謂  
之再及第由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孫  
為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  
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為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  
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  
改官至外負即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  
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為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為

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改其所願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真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勝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

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厚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况一政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庵藏書目序

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如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爲廬居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患無名時卷傍有石冒土而奮如蟠根叢萌欲發而尚鬱者

遂為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温潤如玉  
質故名石庵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  
實石庵增其屋為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  
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富者知損其贏以益市書  
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  
大以書自業而不苟待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  
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  
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叙之淳熙十五年三月一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始  
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為俗學君謝閉  
戶焚香慕東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

餘十年後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遠獨出  
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  
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砭時陋扶世壞文不為  
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  
科舉至轉富人負本業微析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  
為家宅筆墨簡策為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顏不  
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即德修學於君  
者也時鎮夔門君來視之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東下  
遊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雖閑客用即帝王師  
若余空疎何為者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州病甚腰  
脊不能據身脉乍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峭絕東下詩  
諄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海濱以

歸人爲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  
倫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  
孔子笑曰汝次爲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者來子  
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賢  
彌長而夸近以足已難哉余晚見君不反復其議  
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可以考爲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繼於  
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  
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  
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  
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理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

者如設芳醴珍穀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  
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愠  
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  
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致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  
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  
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  
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  
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愷然務  
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  
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譽  
譽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  
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高梁藜藿晏

然冲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為近道自有聞見又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在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群在語連日夜拍芥原莊燎塘鱗而魯之曰羹羊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瞠目曼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啖高浮海葬妻大笑容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高山一

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為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浼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為書首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膺為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為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捨之謬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為家

焉然非其趨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捨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捨之所以有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沈聚他作為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為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為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

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為德不為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為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共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為可教者，病耗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為三宅。

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  
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  
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  
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鑒稽古錄章別論著  
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  
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  
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  
制度等威之具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  
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  
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  
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交理蕪蔓顯發  
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

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  
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  
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  
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  
倫哉故余於此書切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  
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  
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  
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  
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  
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則  
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  
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下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既而自溫  
鴈蕩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畝甚修賓祭敬恭  
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  
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由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  
遵執而然也今又續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  
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  
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  
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歎自史法  
壞譜謀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

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  
以信天下也通鑿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  
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  
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  
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齒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  
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審毫  
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所正時  
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稽  
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財有此書信之所  
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  
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奚不於此取衷哉  
長編恨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參知政事至湖北

帥皇善皇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為序自有文字  
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為極功  
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  
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  
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  
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方  
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  
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美領振之焉固  
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  
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  
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  
屢進輒自引去免為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

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  
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為民推  
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目別多寡貧富不妄  
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為之  
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為家至於學宮  
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  
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  
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  
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董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  
先世為重也詩文以太史有共州九詞五溪十談與  
指予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  
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為窮人衣食居處計輒費數百  
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事乃落拓不  
理未嘗自憂也余每漢學者各具材品唯識趣為最  
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  
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  
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  
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盥生語有若天設德

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  
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密山宅水自成  
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  
紙恨蚤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  
桃李能限斷哉

觀潮閣詩序

趙君既成觀潮閣編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  
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  
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  
多至於閣世次叙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案  
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藁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  
壞相矜以浮肆為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  
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脫北髦游太學  
俊筆湧出排迤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  
柢齊梁波流上溯經訓旁涉傳記門樞大論庭旅陞  
列撥棄組綉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璞其藥園  
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絮而稱物芳無憂  
憤不堪之情也公諱伋字魯思上蔡人艱難特往來  
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高宗  
知之自用為祠曹即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  
曾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  
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中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筠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  
以文名出者王僧虔誠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簪笏  
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  
拙今公藁藏已久懼遂淪塗使真能文者不見信於  
後此希孟之責也

覆詭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  
而已未鉅恠也來姑蘇葑門出老翁賦續通鑿論始  
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  
駭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  
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  
仙林復出土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

余間或見他文必爲之慙慙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  
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  
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  
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  
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奚慕而以是動其  
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  
析微深刺腠髓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  
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  
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  
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統二十餘首首輯精善疑其親自料

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  
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  
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  
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  
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  
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  
朽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  
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  
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  
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  
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痾之疾而師  
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嘆長想

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今日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為後生法凡此皆強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拈刻斲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犖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予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為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可繼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馱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為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髮鬚未泯而霸強迭勝舊

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  
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似摘裂以  
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况執秦漢  
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叙論紀致  
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書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  
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實銳王  
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  
明公其有志於是激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  
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  
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符並行讀者誠  
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  
余所知也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餘年閉塞  
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  
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  
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爲後生表率非襄傑特起  
者乎吾求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均季  
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  
享悃幅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節朝而  
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  
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  
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  
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鄉喜而笑曰子一日先

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  
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  
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爲幸  
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已責故也豈不悲  
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爲多然皆兄事  
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生接席不知歲  
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  
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鸞鳳於  
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旣然矣若夫蛟龍之  
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雲霧對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銜  
絃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戴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以成叟爲  
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束書將歸請質於余  
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  
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  
其行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  
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  
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  
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  
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  
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  
德學而至於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  
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强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於命不然不强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管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庶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嘻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

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余猶懼子之狹於鄉而專於已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為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巷庵廬訪求既絕積水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葺以燎惚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語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騰舉两眼盡赤余疑之以為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

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  
方論辨縱橫連拄塞余余爲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  
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顏曾之指雖或有存  
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  
文寄余上折旁峻閣而不踏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  
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  
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爲也夫文者  
言之行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  
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  
典冊雖刻糲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  
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  
足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久不愈遠乎惜君

已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黃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緯又壞矣王安  
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  
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  
知而信其所從并列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  
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  
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  
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  
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  
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  
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

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  
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  
亶亶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  
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締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  
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  
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  
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  
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  
嘗獻之 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  
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 本朝  
至漢溯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 本  
朝泐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卞二鄭是非凡一字一

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予屢言於執政不省  
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誚詰不暇顧也其  
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  
聽所為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  
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  
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  
行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  
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  
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  
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  
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于家余頗疑之而未克  
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  
未極且恠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  
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  
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  
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  
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祀  
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說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  
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  
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

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總紀所繫自公穀以  
來畫爲義例各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  
顯協中如潮州殆解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  
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  
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  
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  
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相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  
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爲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  
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厘者非歟余恨不及

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果  
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  
序師相崇毀堂院始落成相尤精苦衣履穿損食不  
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  
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  
衍而忠與相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真普濟欲集諸  
家之學為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推  
相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淳暑以身  
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  
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相相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曼肆數千萬言永嘉鮑  
瑩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也中國之學  
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  
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  
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黎數人大喜  
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  
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  
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  
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  
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  
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

狄枝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  
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  
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  
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  
為大愆歟余嘗問荃儒之強者愠弱者眩皆莫之曉  
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  
荃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  
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發故曰亦  
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  
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

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  
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  
已也必酌時病不夸不緩異聞駭見必亟達不悻諱  
惡然而懇但忠盡故言而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  
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言簡  
而伸氣直而遂可為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  
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逢懦退縮也  
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密諭意謂不日且共政公謝不  
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魯覲不得  
為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  
聞不能諫恢復不得為有名侍從公既辭大用出知  
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瘳跋盞類碎病

疾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咎已往半存之身尚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隨者休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遠矣半存之凜凜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入藏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末而顧爲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略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群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

天也脩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  
生片善譽瘡不容口薦引甚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  
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  
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意姿堅峭所論駁屈明主  
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  
色力爭寧亟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  
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強合蓋其脩  
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  
其面勘整舊書講繹不少馱園池無杖履聲庭觀終  
日寂然嗚呼是其脩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  
學者所當知也

羅袁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子晟集其文號橘隱復請叙焉余嘗  
愛達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爲繁又能道人意少不爲  
略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艷每  
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爲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  
手不改定也然以文來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  
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卑甚范公苦其  
煩遽陪坐胡床達父不自覺猶前却未已久之旁觀  
多咎范公余獨憐其老而憊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  
謂余前執政舉負當罷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咲曰  
罷是則門戶冷落患復不亟爾達父頗愧恨雖賴范  
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浪出又太學屢與同舍議  
不合遂自乞爲軍丞棘正不肯涉翰墨哇町宰縣守



州專以政事顯云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挾以自貴  
重也蔚豹之澤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快讀而疾  
愈爭傳而紙貴烏有輕溷瓦石芒芒不決耶宜達父  
後諱也然士或去場屋久叢曹劇部眩其神明錢穀  
之塵汙几硯刑獄之腥蟻階陞官業雖登而文義耗矣達父  
深病之故其據案生面凜然政足以蘇息其民退食寒質矐  
然文足以黼藻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會奩滕匣祕不敢窺  
也晟既錄畫餘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考豈不隱顯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舉家故邊敵由是少有當世之志  
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柏山中盡天下  
俠士也無不知姓名者遇其羈愁窮苦酒酣縱逸蓋

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咎然不自悔  
也爲余言七年之間五過其廬不一入焉西哀秦龍  
北達淮泗於余所據按上指畫其要害皆隱然可辨  
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圖國智  
者不危身以于君子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  
安強甘螫之候今何如既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契  
闊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  
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  
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采志於義安  
命於時其退有以爲仁其進有以爲智使後有述焉  
豈不善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  
余未能言也

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畧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為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各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又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觀其具而不容瑕疵云

真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文具不能葬其父屬余為之言余謝以母喪猶在殯方園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人葬大父待鄉先生林英伯為謀於江南故人叔材亦得治墓葬不以為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負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至不可諱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為之乎何子過之深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之當有見哀者



